

## 引 言

1932年3月1日成立的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使用武力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地区，割裂中国版图，网罗和利用汉奸炮制的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伪政权。1945年8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的彻底失败，这个作为其侵略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终于土崩瓦解。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历史风云的流散，中国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悲惨历史似乎已经在人们的心中淡漠。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日本国为侵略战争公然张目、为殖民地统治鼓噪喝彩的阴风，还在不时地兴妖作怪。这一切都在教育着人们：历史是不能忘却的。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历史，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不仅在中国东北的历史上是无法删去的一页，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上，乃至在亚洲和世界的近

代史上，也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对此人们只能如实地加以承认，是无法抹掉的。笔者正是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以简明的笔法向人们介绍伪满洲国的产生、发展，以及灭亡的整个过程，并告诉人们，伪满洲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悍然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同时制造的傀儡政权，不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所承认，也不为世界上反法西斯国家所承认，是彻头彻尾的伪政权。伪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日本关东军的武装占领，政权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是血腥屠杀和武力镇压，政权的基本职能是奴役榨取中国东北人民的血汗。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敢于正视过去，才能正确对待现在，面向未来。只有彻底批判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以及中国的侵略，才能真正实现“中日不再战”，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 一 伪满洲国的建立

### 1. 日本侵占东北三省

东北地处祖国的东北部，面临黄海、渤海，东控日本海，北迄外兴安岭，南与朝鲜为邻，西北接俄罗斯；其西部和西南部，则与祖国的内蒙古和河北紧密相连。本世纪 30 年代初，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设在哈尔滨的东省特区。它土地辽阔，矿藏丰富，盛产大豆、高粱，地处国防前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对这块宝地垂涎已久，疯狂叫嚷“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满蒙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必欲占为己有而后快。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 10 时 20 分，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自行炸断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然后贼喊捉贼，反诬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公然向中国军驻地北大营和沈

阳城发起进攻，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驻有 10 万东北军，本可以对侵略者予以回击（当时关东军仅 1.04 万人左右），但是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柳条湖爆破声响后，关东军即按原定计划分三路进犯：第一路进犯沈阳，以独立守备队第二、五两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进犯沈阳城。当日军进犯北大营时，爱国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地奋勇抗击，誓与日军决一死战，终以求援无望才忍恨突围，转移至山城镇，后转道开进关内。19 日晨，日军第二十九联队从沈阳南北两市场及小西边门、大北门侵入城内，占领沈阳的中国军政机关、企业、银行、学校。东北军的 262 架飞机、3091 门大炮、26 辆战车、10 多万枪支，以及大量粮秣弹药，全被日军据有。

第二路在第一路日军进犯沈阳的同时，攻占安东（今丹东）、凤凰城、营口等地，以保护沈阳以南日军的侵略活动，保证运输从朝鲜越境的增援部队，并阻击来自锦州方面的中国军队。

第三路进犯长春，19 日晨以日军第四联队一部进犯长春二道沟，午后第四联队另一部

进犯南岭炮兵团，当即遭到二道沟护路军和南岭炮兵团官兵的奋勇抗击。后由于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叛变投敌，迎接日军入城，长春陷于敌手，吉林沦陷。

事变发生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军部于 19 日上午召开首脑会议，确认关东军此次行动是完全适当的，应当支持关东军，并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案。10 时，日本若槻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外相币原喜重郎根据外务省的情报，证明“事件完全是出自军部有计划的行动”。这样，若槻、币原担心列强以《九国公约》、《非战公约》为依据进行干预，将使日本受到国际谴责。内阁会议决定“事件之处理不宜逾越必要之限度”的所谓“不扩大”方针。会后，陆相南次郎和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分别电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传达政府关于“不扩大”的方针，并赞扬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本军队的威望”。关东军接到电报后，侵略气焰更加嚣张，扩大了战局。

关东军占领辽吉两省大部分地区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黑龙江省。开始，日军顾忌苏联干涉采取了“以华治华”的策略，企图利用汉奸部队来夺取黑龙江。10 月 13 日，日军指使

洮南镇守使张海鹏部北犯，16日拂晓向黑龙江省的门户嫩江大桥发起进攻。黑龙江省的爱国部队英勇反击，伪军张海鹏部受到重创。汉奸部队失利，日军即赤膊上阵。11月4日，关东军以修复嫩江桥为借口，直接向江桥大举进攻。黑龙江省军队在代理省主席马占山的指挥下实行自卫反击，打响了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爱国军队大规模反击日军的序幕。在江桥抗战期间，全国人民以各种形式支援抗日部队，广大爱国官兵更是英勇奋战。他们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数千名步、骑兵及几十辆坦克的疯狂进攻毫不畏惧，以死相拼。仅4、5两日就击毙日军167人，打伤600余人。张海鹏部亦死伤700余人。激战至19日，黑龙江省军队因弹尽援绝，损失过重，开始后撤。黑龙江省军政两署迁往海伦，齐齐哈尔遂告失陷。

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后，便调转矛头进攻锦州。锦州是沈阳失陷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当日军渡过辽河向锦州攻击前进时，由于北宁铁路是英国“权利”范围，国际舆论大哗，日本政府便命令关东军退回辽河以东待命。不久，日本更换内阁，新上台的犬养毅内阁完全支持关东军进攻锦州的计

划。关东军再度进攻锦州，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

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以180度的大转弯，北上进犯哈尔滨。哈尔滨是东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又是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的总枢纽。关东军故伎重演，驱使吉林伪军于琛澂部为其火中取栗。当伪军逼近哈尔滨时，中国守军在双城堡地区奋勇反击，打败了伪军。本庄繁鉴于伪军无能，于1月27日下令出兵，关东军动用了飞机、坦克等近代化装备发动攻击，中国守军在双城堡顽强阻击，节节抵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不得不撤出哈尔滨。2月5日，哈尔滨沦陷。至此，经过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一特别区全部沦入日军铁蹄之下。

## 2. 日本策划满洲“建国”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同时，已经在策划统治中国东北的具体方案。9月19日，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和日本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就如何统治东北辩论了一夜。关东军方面主张吞并东三省，把它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建川则提出，要以清朝末代

皇帝溥仪为“盟主”，建立一个“受日本支持的政权”。经过激烈争论，关东军考虑到客观局势，放弃了直接吞并满蒙的主张，赞同建川的方案。9月22日，日本拼凑傀儡政权的第一个方案《解决满蒙问题方案》出笼。方案规定：①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的领有东北四省包括蒙古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园”。国防、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并管理主要交通、通讯；有关内政及其他由“新政权”自行统治。为维持地方治安，决定起用熙洽、张海鹏、汤玉麟、张景惠为吉林、洮南、东边道、哈尔滨等地的镇守使。

根据这一方案，板垣、石原分头活动，策动各地“独立运动”，假造民意，以掩盖其侵略活动。日军占领沈阳后，便推出汉奸赵欣伯、袁金铠、于冲汉等，于9月24日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不久又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以袁金铠为委员长代行省政府的职权，宣告辽宁省脱离国民政府，建立“独立”政权。11月20日，改辽宁省为奉天省。12月16日，关东军解散了袁金铠为首“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拉出被日军软禁的前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奉天省长。伪

奉天省政府正式成立。

日军侵占吉林以后，在关东军策划下，原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于 9 月 26 日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总揽吉林省军、政大权。9 月 28 日，熙洽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宣告吉林省“独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后，委任一批汉奸为各厅官员，并“聘请”一批日本顾问，掌管吉林省军政实权。

黑龙江伪政权成立较晚。由于爱国将领马占山奋起抗日，延缓了日军侵占黑龙江省的时间。11 月 19 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首先操纵当地劣绅成立了伪地方维持会。接着又策动原哈尔滨东省特区区长官张景惠组织伪黑龙江省政府。1932 年 1 月 1 日，张景惠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日军在攻占锦州、哈尔滨后，马占山所部腹背受敌，马占山一度动摇，答应与张景惠合作。1 月 7 日，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宣布就任伪黑龙江省长之职。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便全部拼凑起来。

日本为了控制市、县级的地方政权，还于 1931 年 11 月 10 日指使汉奸于冲汉在沈阳成立“自治指导部”。这个机构虽然表面上由于

冲汉任部长，但大部分职员由日本人充当，操纵实权的是关东军司令部。自治指导部成立后，立即分派日本人到各县建立自治指导委员会，并充任委员长，监督和指导各县开展“自治运动”。该机构还伪装民意大肆进行“建立新政府”的宣传鼓噪，企图借东北“自治”的名义，蒙蔽世界公众耳目。

自治指导部不只是日本侵略者攫取县、市一级政权的工具，而且又是制造傀儡“国家”的主要宣传机构。凡关于建立所谓“新国家”运动，无一不由该部发号施令，主使一切。一切荒谬言论、狂妄宣传、促进建立伪国家政权的电文等，都是借该部之名而发布的。一时间，“建立新国家”的喧闹声甚嚣尘上，整个东北被搅得乌烟瘴气。大小汉奸粉墨登场，利用报纸、电台、电影及传单、宣传画等宣传工具大肆鼓噪，甚至胁迫一些民众或出资雇佣流氓、地痞、娼妓之类，盗用民众名义，敲锣打鼓，上街狂呼乱叫，诸如“脱离国民政府”、“建设安居乐业新国家”、“实现中日共存共荣”等等。在这一片鼓噪声中，自治指导部纠集辽宁省及其市县各种组织代表一千多人，于1932年2月27日至29日在沈阳市召开所谓促进建国运动代表大会。会上伪奉天自治指导

部部长于冲汉由人代读发表了一篇蛊惑人心的致词，接着由所谓各界代表发言，表示拥护建立所谓“新国家”。大会还作出决议，向伪东北政务会议请愿，促进所谓“新国家”早日实现。会后还组织游行示威，被迫参加的中国人，在日本军警的监视下，犹如被押赴刑场的囚犯，个个无精打彩，含有无限亡国之隐痛。

### 3. 挟持溥仪到东北

在拼凑省、市、县地方伪政权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加紧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当溥仪被确定为伪满政权的“盟主”之后，他们开始策动溥仪到东北。

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当皇帝时才3岁，1911年辛亥革命后退位时，才6岁。怎么当的皇帝，又怎么废的皇帝，一个几岁的小孩子以为这一切都是过家家。溥仪慢慢长大，对世事渐渐了解。他这才知道，大清江山毁于自己手里，将来如何去见列祖列宗。他生活在那班遗老遗少的小圈子里，虽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早就不是皇帝了，可是那班人还用对待皇帝的礼仪对待他。他自己也感到，应该当皇帝。自从废除帝制，军阀混战，天下始终不得

太平。在他看来，中国不能没有皇帝，而皇帝就一定他。

溥仪在紫禁城里生活了十几年，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撵出来，先住到他父亲载沣的北府里，后经罗振玉牵线，又住进了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23日，溥仪又被日本人挟持到天津的日本租界。溥仪做梦也想要复辟清朝，他想方设法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曾经上书向他称臣，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向他磕过头。这些人最终连自己也保不住，哪顾得上他？有些骗子钻他要圆皇帝梦的空子，从他这里骗去不少钱财，到头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现实生活使他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他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在日本学习的溥杰正要回国度假，忽然接到鹿儿岛日军某联队大队长吉冈安直（原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的一封信，邀请他到鹿儿岛做客。溥杰应邀而去。临别时，吉冈对溥杰郑重而神秘地说：“你回到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希望的。”

溥仪听说后，加上自己对种种迹象的观

察，领悟到日本人已暗示，要辅佐他“恢复祖业”，登上政治舞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溥仪“心里一团高兴”，感到“喜事”来临了，“恨不得立刻就奔到东北”。清朝遗老郑孝胥对他讲，沈阳情况还不明朗，不必太着忙，日本人迟早会来请“皇上”的，最好先和各方面联络一下。于是溥仪派刘骧业去找日本在东北的最高人物内田康哉和本庄繁，派佟济煦去东北看看遗老们的情形，同时让商衍瀛去找那些有过来往的东北将领。这些事安排后不久，郑孝胥的预言应验了，日本人派人找溥仪来了。

9月30日，罗振玉和板垣的代表上角利一到天津面见溥仪。罗振玉当面交给溥仪一封信。写信的人，是事变后当了汉奸的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信中说：“复辟之机已至，于祖先发祥地满洲，在日本之支持下，先行复国，为继续商洽向中原进展之大计，请早发御驾。”原来，这是让溥仪出发到东北当“皇帝”的“请表”。他阅信后瞧瞧罗振玉，又瞧瞧上角利一，心中犹豫不定。他对罗振玉和上角利一说，等他考虑一下再答复。

溥仪会见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后，头一个表示反对的就是溥仪的侍讲陈宝琛。追随他的胡嗣瑗和婉容的师傅陈曾寿也都认为，对于一个

关东军大佐的代表，不能冒然置信。他们说，东北的局势变化、国际列强的真正态度以及民心的趋向等等，目前还未见分晓，至少要等派出的刘骧业探得真相之后，才能决定行止。

溥仪又把郑孝胥找来，征询他的意见。结果郑的看法也是何时“启驾”，应等佟济煦回来之后再定。溥仪见大家都以为时机未成熟，去东北的人也快回来了，便决定等一等再说。

正当溥仪举棋难定的时候，刘骧业和佟济煦先后从东北回来了。佟济煦说，他和沈阳的遗老袁金铠等人见了面，他们都认为时机已到不必迟疑。刘骧业证实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并不是骗人的，并说日本军队已控制了吉林全省，熙洽等人也准备随时响应复辟。溥仪综合了东北、天津的情况，仍表示看看再说。

但是，板垣等人还在积极活动，又先后派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和金梁来到天津，劝诱溥仪。然后，关东军又于 10 月 27 日派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去天津，策动溥仪来东北。土肥原被中国人叫做“土匪原”，外国新闻记者称他为“满洲罗劳伦斯”。罗劳伦斯为英国经营的非洲的先锋，以此称土肥原即喻之为日本经营满洲的先锋。他以专门搞阴谋诡计而臭名远扬。据说，凡是土肥原足迹所到之处，必

然会引起一场灾难。土肥原到天津后，采取了诱骗与威吓两种手段，促使溥仪离津，赴东北。11月3日夜，土肥原会见了溥仪。后来，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一段当时的对话：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土肥原走后，溥仪身边那些遗老遗少们各种议论都有。溥仪也还没拿定主意。土肥原为了尽快地把溥仪弄到东北，利用特务以给溥仪送礼的名义送去两枚炸弹，并接连不断给溥仪

打黑电话，写恐吓信，“警告”溥仪，如不离开天津，当心自己的脑袋。接着又于 11 月 8 日夜策动了天津暴乱，然后驻天津日军便占领了日本租界外围，断绝与华界交通，封锁了静园与外界联系。看来，在天津再呆下去凶多吉少，溥仪已成惊弓之鸟。急于复辟大清的心情，加上中了土肥原略施的小计，溥仪同意在日军“保护”下去东北。

11 月 10 日傍晚，随侍祁继忠把溥仪秘密安置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厢里，吉田翻译官坐在后面另一辆车里。所有岗哨见有吉田在督阵，一律免检。两辆车到了一家叫“敷岛料理店”的日本饭馆后，溥仪像一个玩偶似的，被人穿上一件日本军大衣，又戴上日本军帽，然后来到白河码头登上天津日军司令部的“比治山丸”。溥仪上了船，“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除了郑孝胥父子和祁继忠外，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跟随监视。小船在十几个日本兵的押送下，一溜烟地驶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于 13 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特派日本特务甘粕正彦到营口来迎接。溥仪在甘粕等人陪同下，先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

住，实际是被封锁起来，不准与外人接触。仅由板垣和片仓两人负责联系，委托甘粕在溥仪身边负责所谓“照顾”。

当时，国联正在开会，日本处境孤立，日本内阁不能贸然行事。11月16日，陆军大臣南次郎致电关东军，说：“关于拥立溥仪，过早行之，徒然刺激列国，要求和中央联系后处理。”于是，关东军也不得不收敛一下，改变原来的想法，并于18日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把溥仪弄到旅顺的大和旅馆，加以严密封锁，不让溥仪下楼，也不准外边人上楼。溥仪梦想到东北后，马上就能复辟清朝，可是他哪知道已经受骗上当，只不过是被人玩弄的一张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应付西方的摩擦和国内外的舆论压力，只好等待时机。

转机终于出现！12月13日，新的犬养毅内阁成立，他们对军部和关东军所为，取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于是，关东军紧锣密鼓地开展拥立溥仪的活动。

#### 4. 关东军导演的“建国”丑剧

就在溥仪被挟持到东北后不久，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作出组织调查团赴东北